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肖劲光故事

The story of Xiao Jinguang

胡学庆 孙国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肖劲光故事

胡学庆 孙国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劲光故事 / 胡学庆, 孙国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2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ISBN 978-7-5065-6937-8

I. ①肖… II. ①胡…②孙… III. ①肖劲光(1903~1989)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2361 号

书 名: 肖劲光故事

著 者: 胡学庆 孙 国

责任编辑: 钱庆国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8.25

印 数: 3501 - 85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65-6937-8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少年时代	1
2. 在苏联东方大学	3
3. 从戎北伐:二十二岁的中将	12
4. 三战南昌	18
5. 莫愁湖畔	22
6. 分道扬镳	26
7. 难忘的良辰美景	28
8. 苦学军事:在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院	32
9. 天降大任:意料之外与成竹在胸	34
10. 一万七千双眼睛……	36
11. 历史不能只留下遗憾:关于季振同及其他	39
12. 政治舞台上的一幕闹剧:“杀鸡吓猴子”	44
13. 无情的判决	49
14.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53
15. 千里固河防	58
16. 反摩擦斗争	63
17. 智斗阎锡山	73

18. 红色“御林军”	78
19. 伸出你的双手:操枪持锄或其他	85
20. 危难之时:走,还是打?	92
21. 四保临江	99
22. 兵临城下,围困长春	112
23. “小诸葛”金蝉脱壳	124
24. 喋血衡宝线	129
25. “旱鸭子”当司令员	135
26. “共产党建海军无异于痴人说梦”	144
27. 来的都是“土包子”	151
28. 高瞻远瞩	156
29. 援助:独此一家	164
30. 苏联海军司令员说,一切都好办	171
31. 击沉“太平”号	182
32. 一江山岛之战	189
33. 海上大阅兵	201
34. 慧眼识才	208
35. 炮打金门	215
36. “八六”海战	232
37. “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	242
38. 致力于海军现代化建设	248
39. 谈笑自从容	256

1. 少年时代

肖劲光受之于父母的名字叫肖玉成。1903年1月4日，他出生在长沙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山东边的赵洲港。

他两岁时，父亲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他只是偶尔听到长辈们提及父亲时唤他作“肖十二”，也不知父亲何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惟一能和父亲这两个字相联系的，是那架静静地躺在茅屋角上的织布机。听母亲说，他们的祖籍在乡下，祖父和父亲都是以纺织为生，成年累月地背着简单的纺织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家纺纱织布。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虽是能工巧匠，却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为了谋生糊口，也为了躲避战乱，祖辈四处奔波，最后流落到了岳麓山下。

肖劲光的母亲姓傅，原是橘子洲北傅家洲人。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湘江洪水暴涨，漫过江堤淹没了傅家洲，孤苦的傅家女子举目无亲，便投奔了赵洲港，给一户周姓人家做了养女，后来便与肖劲光的父亲结为夫妻。她高挑的个头，白皙的皮肤，一双没能裹小的大脚，虽算不上漂亮，却以善良沉静通达识体闻名于乡里，很好的人缘。父亲死后，三十六岁的母亲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他上有三个哥哥，大哥肖玉林，二哥肖厚成，三哥肖容

华,还有两个唤作春妹子、细妹子的姐姐。他最小,乳名唤作满哥。

为了抚养六个未成年的孩子,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了一块产权归庙主所有的社地,盖起了三间茅草房,种下几棵橘子树,又开出几畦菜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也只能收入十几块钱,用于吃盐点灯和添置衣服。三个生来本分憨厚的哥哥,每天结伴上山砍柴,然后背着柴去江东集市上卖钱换米,两个姐姐心灵手巧,学会了湘绣,帮有钱人家绣花赚得几个钱补贴家用,一家人终年辛劳,勉强维持着半温半饱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后,他大哥在一家饭馆学徒出师当了厨师,家中的生活有了些转机。全家人省吃俭用把他送到天马山西麓的一家私塾读书。两年后,他又进了镇上一家洋学堂。那时的他虽年少,却深知一家人含辛茹苦送他上学不容易,读书非常用功。1917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长沙颇有名气的长郡中学。

他有幸在班里结识了一位能交心的好朋友任培国,也就是后来的任弼时。他们同住一个大宿舍,经常在一起交谈思想,传看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和报刊,参加学校进步学生组织的一些爱国的宣传活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暴风骤雨迅速席卷全国。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长沙的学生界沸腾了,他们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倡导下,全省学生总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各校都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活动。他和任培国成了参加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任培国还担任了宣传团团长。

就是凭着一腔不甘屈辱的爱国热忱,凭着一股扶贫济世的报

国之志,1921年初春,肖劲光踏上了赴苏留学,寻找革命真理的征程……

2. 在苏联东方大学

“你,布林斯基。”“你,查戈洛斯基。”“你……”

肖劲光一行排着队,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操场上。一位苏联教官拿着一张写着名字的白纸,按顺序给他们每人分配了一个俄文名字。他们感到好笑,也感到很新鲜。他们每人领了一套麻布黄军衣,一件灰呢大衣,一条皮带,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士兵船形帽,全副武装起来,俨然是一个红军士兵了。肖劲光突然对做一个军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肖劲光成了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一员,他的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以斯大林为名誉校长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位于莫斯科中心维尔斯卡娅街53号,一栋四层的大楼,在中国学生们看来,规模不可谓不大。它建于1921年4月,以培养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骨干为目的,开有中国班、朝鲜班、蒙古班以及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班,有几百名学生。肖劲光的宿舍在二楼,一个可以睡下四十多人的大房间,一律的通铺,每人睡觉的位置上摆着一床粗毛毯。同层的除了中国学生,还有朝鲜学生。

肖劲光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他告别了母土的这几个月,经过万里迢迢的旅行生活,饱尝了异国他乡的风霜雪雨,他

不觉得苦。因为他心中有一种追求,一种向往,一种期望,就是这个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求学。

到苏联来,肖劲光想都没想过。生活中一切仿佛早有定数。那时候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是无数有志男儿的向往和追求。

“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肖劲光的朋友任培国提出这个想法。那时肖劲光的名字还叫肖玉成。

肖劲光一听马上就表示赞同。勤工俭学,自己做工自己上学,两全其美,还可以到外国见见世面,学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主意一定,两人就开始为这事奔波了。但是,这些年大批青年到法国留学,法国已好几次来电,阻止再派留学生,因为在法国的留学生已有人找不到工作了。

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不行了,只有另寻出路。

这一天晌午,肖劲光独自一人躺在蒸笼般的宿舍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任培国满头大汗地跑进来,连声说道:“有办法了,有办法了!”肖劲光急忙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任培国:“快说,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到苏联去!”

“到苏联去?”

“是的。”任培国点着头,端起桌上的一杯水一饮而尽,喘着气又说,“我们到苏联去!”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以前帝俄和清政府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出要发动一场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掷地有声的宣言,在中国人民心中所产生的震撼是很大的,许多人都踊跃到苏联去留学。在这股热潮中,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等人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要送一批学生去专修俄文。

太好了,如果能去苏联学习,那真是再好也没有的出路了。这一次对于肖劲光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肖劲光并不知道,他们的举动已同湖南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了联系。贺明范是以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而他们参加的俄罗斯研究会,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组织的,他们的总干事就是毛泽东。俄罗斯研究会正是遵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招收一批进步学生赴苏联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骨干。

他们在上海学习了八个月后,得到了俄罗斯研究会要他们起程的通知。一艘日本邮船,徐徐离开了吴淞码头,驶向了一望无垠的黄海海域。肖劲光站在甲板上,凝视着滔滔的水流。他感到船走得那样慢,恨不得插翅飞到那工农专政的世界。任培国无声地来到他的身边。他们低声交谈着,不敢流露兴奋的感情,也不能说任何暴露身份的话。

轮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肖劲光和任培国都有些晕船。他们下到船舱,舱内空气更加浑浊。他们乘坐的是统舱,也就是货舱,里边都是一些穷人。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汗臭味、脚臭味,加上晕船者呕吐物的酸臭味,令人窒息。

邮船过了长崎,继续北上。日本海的寒流袭来,肖劲光感到寒冷难忍。临行前,上海已是春暖花开时节,杨明斋一再对他们说,多带些衣服,俄国冷得很。可是他们没有钱买衣服。肖劲光

从家里带的那件旧棉袍,不过一层薄薄的棉花。刺骨的寒气、晕船带来的恶心呕吐,使他感到旅途是这样的漫长,时间是这样的难熬。走啊走啊,终于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海参崴。

在过伊曼河红白交界处的时候,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他们十几个人分开行动。肖劲光和任培国两人一组,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作理发工人。两人一前一后,相差十几步地走着,似乎谁也不认识谁。

伊曼河桥边,壁垒森严,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哇啦哇啦地叫着,令人毛骨悚然。

肖劲光遇到了盘查,一个小小的白皮包袱,没有衣物……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御寒了。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些针头线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个小裁缝,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一个身穿白衣戴着口罩的日本医生走了过来,让肖劲光张开嘴看看。拿出一支体温表,让他解开衣服放入腋下。原来海参崴发现鼠疫,所有过往行人都要检疫。肖劲光夹着体温表,不动声色地回头观望跟在后边的任培国。任培国也受到哨卡的盘查了,那个日本医生也给了任培国一支温度计。

折腾了半天,肖劲光终于得到了放行,他悄悄地看了看任培国那边,糟了,任培国给日本医生带走了。只见他在不住地分辨着什么,那日本医生不耐烦地摇着头,拉着任培国向一座房子走去。培国出什么岔子了?这可怎么办?肖劲光急坏了。但他没有办法,也不敢久留,只好独自一人继续前行。

肖劲光独自一人来到了伯力。他身披一路风尘,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急于寻找自己的伙伴们。他的心情忧郁,在为自己的好朋友任培国的安危深深地担忧着。

伯力是新成立的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的所在地。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天地,街头秩序井然,人们笑容可掬,不时遇见执勤的苏联红军。然而肖劲光的心情却仍旧沉甸甸的。他找到了会合地点,除了任培国,其他十几个人全到了。肖劲光一口气诉说了任培国遇险的经过。

“培国恐怕再也来不了了。”肖劲光几乎是哽咽着说道,伙伴们都沉默了。他们虽然到了这日夜向往的红色土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可谁也没有心思谈天说地,他们都在为任培国担忧着。过了两天,任培国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一脸泥水雪水,几天没洗脸,圆圆的脸好像瘦了一圈。肖劲光一下跳了起来,扑上去紧紧抱住了他的好朋友:“培国,培国,你怎么出来的?”他声音颤抖,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

任培国也很激动,他经受了一次考验。那天由于体温稍高,被当做鼠疫嫌疑者扣了下来。到了检查站,他又受到多种盘问。他沉着对付。最后,再次给他量体温的时候,他灵机一动,将体温表的水银部分露在外边,反复量了几次,体温都正常。第二天,日本人便把他放了。

任培国的到来,使这十几个青年人有了一次小小的团聚,他们兴奋地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谈着各自的经历和感想,这的确值得庆贺。他们已安全通过了白色恐怖,来到了一个自由王国,尽管路程还很远,但伴随他们的将再也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高度紧张,而是轻松和愉快。

接下来,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旅程。1920年4月才恢复通车的西伯利亚路线,一切都处于恢复之中,靠木柴推动的蒸汽机车,像一头超负荷的老牛,嘶哑地吼叫着,喘息着,慢吞吞地爬行。

沿途经常遇到铁轨被破坏,乘客都要下来帮助修铁路;火车没有了燃料,乘客要下来帮助搬木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着急是无济于事的。

肖劲光他们一行人每天坐在没有窗户的闷罐车里,往一个高高的炉子里填着木柴,烧着从沿途车站上打来的水,吃着那惟一可以充饥的枕头似的黑面包。那是在黑河上火车的时候,他们从苏联红军那里领到的,每人一个。

1921年春,苏联正处于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饥饿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到苏联之前,肖劲光他们只知道苏联好,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世界。但对胜利后的苏联面临着如此伤痕累累百废待兴的境况,他们思想准备不足。

火车过了赤塔,继续西行,越走越暖和,路过贝加尔湖的时候,已是春风扑面了。

“贝加尔湖!”不知谁叫了一声。他们一齐聚向车门口,啊,一片湛蓝湛蓝的汪洋,那样的宽平浩瀚,那样的清澈明丽,使人不能不敞开胸怀和它一起共享博大;使人不能不屏住呼吸和它一起共享宁静。两个月来,他们第一次注意到俄罗斯的美。随着绕湖而行的火车,他们尽情地观赏着这著名湖泊优美的风光。

肖劲光一行人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1921年3月底了。

莫斯科的夜,清风徐徐,万籁俱寂,不时地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汽笛尖厉的声音在静寂的夜里显得特别清晰,凝重。肖劲光睡不着,他翻身起来,看看左右的同伴,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当……”红场塔楼的钟声回旋,两点了,莫斯科在沉睡,不知什么时间,肖劲光也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肖劲光来到苏联,才第一次体验到在异国他乡的滋味,苏联

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一切刚刚走上正轨,生活还很苦。

早晨起来,肖劲光还没顾上洗脸就来到食堂排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食堂门前早已排了长长的队伍。这些天来,他们每天领一次主食。主食是两个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这就是一天的伙食,中午加一个汤。汤是海菜咸鱼土豆混在一起煮的。

队伍慢慢地向前蠕动着,终于轮到肖劲光了。

“你是查戈洛斯基?”

肖劲光刚回到宿舍门口,一个高个子苏联青年就迎了过来。

“我是。”肖劲光不解地望着这个陌生的青年。

“苏联今天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班里派一名代表,领导研究叫你去。”

参加共产国际大会,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会落到他身上。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场里坐满了代表。

会议开始时,列宁出现了。会场立时人声鼎沸,欢呼雀跃。肖劲光很激动,他离主席台太远,看不清列宁的面容。

列宁站在台上演讲。

那时,肖劲光有一个愿望,将来有机会见一见这位伟大领袖。

肖劲光他们过着红军士兵的生活。天不亮,他们就排成长队到操场上跑操。吃过饭,就要到课堂里去。课堂里开设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工人运动史……

莫斯科的夏天很短。漫长的冬季来临了。莫斯科处处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尖利,柳絮般的雪花几乎天天飘着,温度总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最冷时达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这下子可苦了肖劲光他们这群南方娃娃。他们惟一能挡寒的衣服就是一件破呢大衣，白天穿在身上，夜间盖在身上。

然而，最令他伤脑筋的是饿。因为冷还有办法对付，白天可以跑步取暖，夜晚他们挤在一起睡觉，相互借体温取暖。可是饿，却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漫长的冬天终于熬过去，在这期间东方大学中国班党支部批准肖劲光转党。

学校里为了更好地摸准每个学员的志向，向每个学员发了志愿表。平时大家聚集在一起谈理想，谈前途，但一旦真正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志愿定下来，大家感到为难了。

大家相互议论着，参考着。

肖劲光独自沉思着。在苏联这两三年里，给他感触最深的是，苏联十月革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军事家是不可缺少的。做一个中国的军事家。想到这，他在志愿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填写上“军事”二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圆了肖劲光学军事的梦。苏联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学校根据学生填写志愿推荐了肖劲光。

学校开设了军事指挥地形学等课程，肖劲光仿佛走进了神奇的世界。他第一次懂得了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为此项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胡闹，谁同意你学什么军事，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吗？”陈独秀大发雷霆。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到苏联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身在国外见到党的领导人，肖劲光感到像见了母亲一样亲

切。“我想学一下将来回国会派上用场。”肖劲光要是在平时,跟同学们谈起学军事的意义,他能一二三四地说出十几条理由,但现在见总书记发怒的样子,到嘴边的话语又使劲地咽了回去。

“马上回东方大学,京汉铁路大罢工都失败了,现在中国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

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中迎来了1924年新年。

新年后不久,肖劲光遇到了苏联三年中最悲痛的日子,这就是列宁的逝世。

塔斯社把消息传播到苏联的每一个角落,顷刻之间,家喻户晓,整个苏联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晚上,东方大学的灯火彻夜通明。没有人睡觉,也没有人喧哗,大家都在默默地对这位无产阶级领袖进行悼念,并等待党组织安排悼念活动。

肖劲光感到心中隐隐作痛。这样一个伟人,这样一个好人,他不应该去世。如果不是敌人三番五次地下毒手,如果不是留在身体里那几颗罪恶的子弹,他是不会这样早早离开人间的。“这些社会革命党该千刀万剐!”肖劲光恨恨地想。他拿出笔记本,想写下点什么,笔记本的扉页上是列宁的一张肖像,那是他从《真理报》上剪下来的。他想了想,在相片下写了两行小字:

永远记住这一天,一月二十一日。

列宁,你永远活着。

第二天早饭后,肖劲光约了几个同伴上街了。他听说列宁的遗体停放在工会大厦,人民可以去瞻仰遗容。

工会大厦外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要想进工会大厦,至

少要排几小时的队。人们流着悲痛的眼泪，呜咽着，抽泣着，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肃立着，等候着，向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告别。

肖劲光离开广场的时候，手脚都冻僵了。他望望广场上的人流，人流在缓缓地移动着，像一条黑色的河流，向着工会大厦，向着列宁，缓缓地流去，流去。

肖劲光终于得到了进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的机会，他荣幸地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为列宁守灵。他与任弼时、任岳、周昭秋四人一组，分别站在列宁的前后左右。

1924年，肖劲光在苏联度过三年的学生生涯回国。向组织报到后，他回家看望母亲，才知道一个月前母亲已经去世。擦干泪水，他就立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

3. 从戎北伐：二十二岁的中将

一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通知，肖劲光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广州。那是1925年秋天。

中共中央此次调肖劲光入穗，是有意让他从戎的。蓬勃发展的国共合作形势，迫切需要共产党员到军队工作，而当时我党懂军事的人微乎其微，肖劲光在苏联学过一年军事，在党内又颇有立志从军的美名，可算是难得的人才了。

广州街头一派繁忙的革命景象。街两侧到处是出师东征打倒军阀的标语，随处可见一队队番号各异的部队在街道上穿行，